



7月11日，第24个世界人口日。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将此次人口日的主题，确定为“青少年怀孕”。这些怀孕少女中的一部分，或因手足无措，或因母爱涌动，最终生下了孩子。而她们中的不少人，因为没合法的婚姻手续，会成为年轻的“未婚妈妈”。

虽然备受道德责难，可近些年来，包括“少女母亲”在内，未婚妈妈这个群体还是在日益扩大，虽然没有人知道这个群体的确切人数。现代快报记者经调查了解到，未婚妈妈分布于国内各个城市，各个行业，分布在各个年龄段，她们正努力以自己的肩膀，为小生命和自己的生存负责。不过，因为孩子落户、上学困难，以及经济和精神上的巨大压力，让她们中的大多数，对前路感到迷茫。“对于我们来说，只能看眼前，没法看未来。”一位未婚妈妈的话代表了很多人的看法。

现代快报记者 王颖菲 郝多 实习生 王焜

同时承受社会歧视、亲情冷漠、经济窘迫三大压力——未婚妈妈：在困境中艰难度日

“未妈”QQ群，平均年纪只有20岁

“现在的男人都会有外遇，只是很多女人没发现，还有些是睁只眼闭只眼，为了孩子。”

“我可就是特别容易哭。”

“我现在就想快点生。我想念美美的衣服，美美的鞋子。”

“哭什么？坚强点。”

“生了更累。”

“我宝爸他妈不喜欢我，所以他就抛弃我们了。”

“我对那些没所谓的。对我来说，已经过去了，婚不婚，爱不爱的啊。”

在一个由未婚妈妈、或即将成为未婚妈妈的女性组成的群里，类似的多人间的对话每天都会出现。

群主：希望这里是大家“可以依靠的港湾”

2012年12月5日，因为看到一则关于未婚妈妈的报道，家住广西的安安(化名)萌生了建OO群的想法。“我自己也是一个未婚妈妈，我妈不同意我们结婚，建这个群，就是想给那些未婚妈妈们减减压，让她们可以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。”

建群前，安安以为自己是其中最悲惨的——未婚生子，很丢人。可是建群后，她才发现，她算是很“幸福”了，“至少我还有个算是像样的家。”

刚开始，群里没有人，安安就去贴吧宣传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全国各地的未婚妈妈都找到了这个可以依靠的“港湾”，现在，群里一共有169个未婚妈妈，其中有一半已经生下



对于大多数未婚妈妈来说，孩子是她们的宝贝，是她们唯一的安慰 CFP图

这是一群平均年龄只有20岁的未婚妈妈，她们中的大多数，原本都只是谈着一场普普通通的恋爱，可因为意外怀孕，不仅中止了她们甜蜜的恋爱，也断送了她们的幸福。因为肚子里的孩子，男人抛弃她们“远走高飞”，从此杳无音讯。而她们因为不愿伤及无辜，不愿扼杀生命，选择了把孩子生下来。

现代快报记者和这个群里的几个“未妈”(未婚妈妈对自己的“简称”)随意聊了聊，发现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心酸的故事——

女孩1:从孩子出生到5个月，已经花了三四万，自己父母、孩子父亲都不提供帮助，只能自己照顾孩子，连月子都是一个人坐的。每天被孩

三口之家，只缺一张结婚证

冯倩(化名);21岁;父母不同意，始终没结婚

子弄得没法睡觉，日夜颠倒，身心俱疲。

女孩2:28岁，孩子3个月了，坐月子时，母亲只来照顾了13天，就匆匆离开。因为觉得丢人，父母不让她回老家，甚至前段时间爷爷去世，也不让她回去。

女孩3:所有信用卡都透支完了，没能力偿还，被银行拉了黑名单。想找阿姨来照顾宝宝，自己出去赚钱。工资一半给阿姨，一半还银行，再用透支的钱供自己和孩子生活。

女孩4:家人、孩子父亲都不管。最惨的时候，只能去孩子父亲家楼下大喊大叫。对方给了两千元，让她不要再来。不知道以后怎么办，只能撑一天是一天。

“母爱泛滥”坚持生下孩子

冯倩(化名)今年21岁，老家贵州的她现居住在江苏苏中的一个城市。儿子1岁3个月。

2009年，中专毕业后，冯倩来到江苏，在网店做客服，认识了现在孩子的爸爸小风(化名)。

“算是同事吧。”2010年3月，两人开始恋爱，2011年6月，冯倩怀孕了。“当时我也不打算要的，可是他父母硬要我生下来。”冯倩说，小风的爸妈有4个孩子，小风是老三，“之前大哥生了个女儿，8岁了，家里到现在都没男孩。”冯倩有些无奈，“你也知道老人家都有点封建思想，重男轻女，他妈妈就是想赌一把，结果我还真生了儿子。”

再说冯倩自己父母这边，她父母在福建打工，我怀孕后一直没告诉他们，直到把孩子生下来。“冯倩曾经跟父母说过这段感情，父母不同意，原因主要是觉得小风家里经济条件太差。

“我不能告诉他们，否则他们肯定会冲过来，拖我去打掉孩子。”孩子生下来之后，冯倩曾给父母去电话，父母大骂了她一顿，然后挂断电话，之后就没有联系了。“也就这个月，我才和他们联系上，打算这个月带孩子去看看他们。”

冯倩坦言，说到底，生下这个孩子还是因为自己“母爱泛滥”，“其实很多未妈都是这样，完全可以在刚知道怀孕时打掉，但觉得毕竟是一条生命，他们是无辜的。”而

孩子能否有爸爸，还是未知数

薇薇(化名);怀孕4个月;不知道孩子父亲是否会离开

谈起还有5个多月就要出生的宝宝，“薇薇”(化名)既充满期待，又满心惶恐。“我们这群人，最需要强大的心理和经济承受能力，这恰恰是我们没有的。”

薇薇是扬州人，今年26岁，几年前从老家来到苏州一家私企工作。得知怀孕的消息后，老板二话不说，立即炒了她的鱿鱼。对此，薇薇一点没办法反抗，“我本来就没有劳动合同，叫我走，就得走。”理论上说，薇薇还没有离婚，而她的孩子，是苏州另一个大她十几岁的男人的。尽管和两个男人都有瓜葛，但是，肚子里的孩子以后有没有父亲，对薇薇来说，依旧是未知数。

自己过去的经历，薇薇不愿提太多，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，比如她结过婚，但是因为性格等很多原因，两人一年前闹翻了。让她很不满意，“他们家那里的风俗只给6000元，而我们老家那里至少要三万四。”

去年4月，冯倩生下一个可爱的儿子。休整了一年后，两个月前，冯倩找了一份工作，在一个小公司做文员，宝爸帮助父母批发海产品，两人月收入差不多4000元。

“我们还好，毕竟生的是儿子，他爸妈也会贴我们一点。”

刚开始，宝宝比较费钱，大概每个月1000元左右，现在差不多七八百元。“要省就省自己，不会对宝宝省钱的。”冯倩说，现在她每天早上都要去买筒骨炖汤，“炖两个小时左右，就盛汤煮粥给宝宝吃。”

也许是因为当了妈，冯倩明显和其他90后不一样，虽然只是在OO上聊天，但记者明显感觉到她的坚强和独立，“我不从隐瞒没结婚的事实。”冯倩说：“如果这点歧视都受不了，当初就不该生下他。”

离婚中的两人走在了一起

第二天一早住院，可前一天下午又转变了主意。“我已经打过3次了，”薇薇淡淡地说，“太造孽了。”而另一个更重要的事实，是她觉得自己是爱罗豪的，她心疼他，希望他有自己的孩子。

第二天一早住院，可前一天下午又转变了主意。“我已经打过3次了，”薇薇淡淡地说，“太造孽了。”而另一个更重要的事实，是她觉得自己是爱罗豪的，她心疼他，希望他有自己的孩子。

第二天一早住院，可前一天下午又转变了主意。“我已经打过3次了，”薇薇淡淡地说，“太造孽了。”而另一个更重要的事实，是她觉得自己是爱罗豪的，她心疼他，希望他有自己的孩子。



爷爷去世都没让她回家

许鑫(化名);28岁;孩子父亲失踪，自己父母不认外孙

每天从冰箱里拿出点冷饭逼着自己吃下去

家住浙江的许鑫(化名)，已经连着3个多月没睡过一趟安稳觉了。每夜孩子一哭起来，她如同耳边掠过轰炸机，“嗡”的一声醒了。然后，便是一系列规定动作：喂奶、哄睡，有时还得换尿布，清洗等等。这样的动作，一晚少则两三次，多则十多次。

许鑫今年28岁，她的儿子刚满3个月。一个人照顾儿子，许鑫用“身心俱焚”形容自己的处境。孩子的父亲，是两年前许鑫在一家网吧做收银员时认识的。两人在一起大半年，许鑫怀孕了。“他当时没逼我打掉，而是说，再攒点钱，和我结婚。”获得了男友的承诺，许鑫放下心来。因为身体不好，发现怀孕一周后，她就辞了职，专心在家安胎。而也就是从那段时间开始，男友回家越来越晚。他解释，自己想多挣点钱，所以又找了份网络的兼职工作，每晚都要去仓库清点货物。“他嘴挺甜的，”许鑫无奈地笑笑，“大概过了4个月吧，有天晚上，他整晚没回来。”许鑫打了一晚的手机，又找到他的朋友、工友，对方的一句话，让她一瞬间跌入谷底，“他不是前天就辞职回老家了吗？”末了，还反问一句，“弟妹你不知道啊。”那是许鑫长这么大，过得最人事不知的一周，每天除了流泪，就是从冰箱里拿出点冷饭，自己逼着自己吃下去，“还有宝宝呢，”她不忍心把他打掉，“他都已经‘认识’我了。”

为给宝宝上户口她打算随便找个人就嫁了

本想着等领男友回家谈结婚事宜时，再把怀孕的事告诉父母，如今，许鑫被迫打出了艰难的电话。如她意料中的一样，母亲嚎啕大哭，不愿再谈，而父亲接过电话，沉默良久，“和你肚子里的娃，和我们没关系，我们丢不起那人。”

许鑫原来每月只有一千多工资，没多少存款。“为了省钱，她产检都没做。而因为没有准生证，她甚至想好了，自己在家生。可生产那阵，许鑫实在疼得受不了，最终还是被邻居送去有医院。因为怀孕时天天只吃素菜，有时一頓面包就打发发了，孩子出生后就营养不良，住了一周保温箱才回家。而这近万的费用，她至今还欠着，无力偿还。”

坐月子时，母亲来照顾了13天，就离开了，临走丢了两千块钱，“别告诉我爸钱的事，我早就已经过来的。”因为觉得丢人，就选了一个半月前爷爷去世，父母只是打了个电话告知，坚决不同意她回老家。

“原来关系好的同事，有时会来看看我，我和宝爸偶尔能吃顿好的。”许鑫说，她每天的指望只有两个：儿子的笑容，OO群里妈妈的安慰和鼓励。“没有她们，我早就已经带着宝宝‘走了’。”许鑫说，自从自己怀孕，“众叛亲离”开始，自己的钱，就当孩子没他这个父亲。”薇薇打算万不得已的时候，自己先回老家，探探父母的口风，如果他们同意，就把孩子带回扬州落户；如果不同意，就自己想办法带着孩子在苏州生活。”太久远的事我不敢想了，我只能看眼前，没法顾未来。”

孩子能否有爸爸，还是未知数

薇薇(化名);怀孕4个月;不知道孩子父亲是否会离开

离婚中的两人走在了一起

谈起还有5个多月就要出生的宝宝，“薇薇”(化名)既充满期待，又满心惶恐。“我们这群人，最需要强大的心理和经济承受能力，这恰恰是我们没有的。”

薇薇是扬州人，今年26岁，几年前从老家来到苏州一家私企工作。得知怀孕的消息后，老板二话不说，立即炒了她的鱿鱼。对此，薇薇一点没办法反抗，“我本来就没有劳动合同，叫我走，就得走。”理论上说，薇薇还没有离婚，而她的孩子，是苏州另一个大她十几岁的男人的。尽管和两个男人都有瓜葛，但是，肚子里的孩子以后有没有父亲，对薇薇来说，依旧是未知数。

自己过去的经历，薇薇不愿提太多，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，比如她结过婚，但是因为性格等很多原因，两人一年前闹翻了。让她很不满意，“他们家那里的风俗只给6000元，而我们老家那里至少要三万四。”

去年4月，冯倩生下一个可爱的儿子。休整了一年后，两个月前，冯倩找了一份工作，在一个小公司做文员，宝爸帮助父母批发海产品，两人月收入差不多4000元。

“我们还好，毕竟生的是儿子，他爸妈也会贴我们一点。”

刚开始，宝宝比较费钱，大概每个月1000元左右，现在差不多七八百元。“要省就省自己，不会对宝宝省钱的。”冯倩说，现在她每天早上都要去买筒骨炖汤，“炖两个小时左右，就盛汤煮粥给宝宝吃。”

也许是因为当了妈，冯倩明显和其他90后不一样，虽然只是在OO上聊天，但记者明显感觉到她的坚强和独立，“我不从隐瞒没结婚的事实。”冯倩说：“如果这点歧视都受不了，当初就不该生下他。”

爷爷去世都没让她回家

许鑫(化名);28岁;孩子父亲失踪，自己父母不认外孙

每天从冰箱里拿出点冷饭逼着自己吃下去

家住浙江的许鑫(化名)，已经连着3个多月没睡过一趟安稳觉了。每夜孩子一哭起来，她如同耳边掠过轰炸机，“嗡”的一声醒了。然后，便是一系列规定动作：喂奶、哄睡，有时还得换尿布，清洗等等。这样的动作，一晚少则两三次，多则十多次。

许鑫今年28岁，她的儿子刚满3个月。一个人照顾儿子，许鑫用“身心俱焚”形容自己的处境。孩子的父亲，是两年前许鑫在一家网吧做收银员时认识的。两人在一起大半年，许鑫怀孕了。“他当时没逼我打掉，而是说，再攒点钱，和我结婚。”获得了男友的承诺，许鑫放下心来。因为身体不好，发现怀孕一周后，她就辞了职，专心在家安胎。而也就是从那段时间开始，男友回家越来越晚。他解释，自己想多挣点钱，所以又找了份网络的兼职工作，每晚都要去仓库清点货物。“他嘴挺甜的，”许鑫无奈地笑笑，“大概过了4个月吧，有天晚上，他整晚没回来。”许鑫打了一晚的手机，又找到他的朋友、工友，对方的一句话，让她一瞬间跌入谷底，“他不是前天就辞职回老家了吗？”末了，还反问一句，“弟妹你不知道啊。”那是许鑫长这么大，过得最人事不知的一周，每天除了流泪，就是从冰箱里拿出点冷饭，自己逼着自己吃下去，“还有宝宝呢，”她不忍心把他打掉，“他都已经‘认识’我了。”

为给宝宝上户口她打算随便找个人就嫁了

本想着等领男友回家谈结婚事宜时，再把怀孕的事告诉父母，如今，许鑫被迫打出了艰难的电话。如她意料中的一样，母亲嚎啕大哭，不愿再谈，而父亲接过电话，沉默良久，“和你肚子里的娃，和我们没关系，我们丢不起那人。”

许鑫原来每月只有一千多工资，没多少存款。“为了省钱，她产检都没做。而因为没有准生证，她甚至想好了，自己在家生。可生产那阵，许鑫实在疼得受不了，最终还是被邻居送去有医院。因为怀孕时天天只吃素菜，有时一頓面包就打发发了，孩子出生后就营养不良，住了一周保温箱才回家。而这近万的费用，她至今还欠着，无力偿还。”

坐月子时，母亲来照顾了13天，就离开了，临走丢了两千块钱，“别告诉我爸钱的事，我早就已经过来的。”因为觉得丢人，就选了一个半月前爷爷去世，父母只是打了个电话告知，坚决不同意她回老家。

“原来关系好的同事，有时会来看看我，我和宝爸偶尔能吃顿好的。”许鑫说，她每天的指望只有两个：儿子的笑容，OO群里妈妈的安慰和鼓励。“没有她们，我早就已经带着宝宝‘走了’。”许鑫说，自从自己怀孕，“众叛亲离”开始，自己的钱，就当孩子没他这个父亲。”薇薇打算万不得已的时候，自己先回老家，探探父母的口风，如果他们同意，就把孩子带回扬州落户；如果不同意，就自己想办法带着孩子在苏州生活。”太久远的事我不敢想了，我只能看眼前，没法顾未来。”



计生委：“未婚妈妈”的概念包含多种情况

“落户需要结婚证、准生证，出生证，我现在一个也没有。”孩子的落户，是薇薇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。薇薇说，据她目前了解，如果在出生证上开“单亲”，只写母亲一方的名字，一方面可以少交点罚款；另一方面，方便她以后单独带着孩子，回自己的户口所在地扬州落户。可是，如果这样，当以后走投无路，上法庭向孩子父亲讨要抚养费时，也就少了一项有力的证据。而如果写两个人的名字，落户时还需要父亲一方的材料，可是，万一父亲一走了之，从此“失踪”，就等于十多次。

许鑫今年28岁，她的儿子刚满3个月。一个人照顾儿子，许鑫用“身心俱焚”形容自己的处境。孩子的父亲，是两年前许鑫在一家网吧做收银员时认识的。两人在一起大半年，许鑫怀孕了。“他当时没逼我打掉，而是说，再攒点钱，和我结婚。”获得了男友的承诺，许鑫放下心来。因为身体不好，发现怀孕一周后，她就辞了职，专心在家安胎。而也就是从那段时间开始，男友回家越来越晚。他解释，自己想多挣点钱，所以又找了份网络的兼职工作，每晚都要去仓库清点货物。“他嘴挺甜的，”许鑫无奈地笑笑，“大概过了4个月吧，有天晚上，他整晚没回来。”许鑫打了一晚的手机，又找到他的朋友、工友，对方的一句话，让她一瞬间跌入谷底，“他不是前天就辞职回老家了吗？”末了，还反问一句，“弟妹你不知道啊。”那是许鑫长这么大，过得最人事不知的一周，每天除了流泪，就是从冰箱里拿出点冷饭，自己逼着自己吃下去，“还有宝宝呢，”她不忍心把他打掉，“他都已经‘认识’我了。”

为给宝宝上户口她打算随便找个人就嫁了

本想着等领男友回家谈结婚事宜时，再把怀孕的事告诉父母，如今，许鑫被迫打出了艰难的电话。如她意料中的一样，母亲嚎啕大哭，不愿再谈，而父亲接过电话，沉默良久，“和你肚子里的娃，和我们没关系，我们丢不起那人。”

许鑫原来每月只有一千多工资，没多少存款。“为了省钱，她产检都没做。而因为没有准生证，她甚至想好了，自己在家生。可生产那阵，许鑫实在疼得受不了，最终还是被邻居送去有医院。因为怀孕时天天只吃素菜，有时一頓面包就打发发了，孩子出生后就营养不良，住了一周保温箱才回家。而这近万的费用，她至今还欠着，无力偿还。”

坐月子时，母亲来照顾了13天，就离开了，临走丢了两千块钱，“别告诉我爸钱的事，我早就已经过来的。”因为觉得丢人，就选了一个半月前爷爷去世，父母只是打了个电话告知，坚决不同意她回老家。

“原来关系好的同事，有时会来看看我，我和宝爸偶尔能吃顿好的。”许鑫说，她每天的指望只有两个：儿子的笑容，OO群里妈妈的安慰和鼓励。“没有她们，我早就已经带着宝宝‘走了’。”许鑫说，自从自己怀孕，“众叛亲离”开始，自己的钱，就当孩子没他这个父亲。”薇薇打算万不得已的时候，自己先回老家，探探父母的口风，如果他们同意，就把孩子带回扬州落户；如果不同意，就自己想办法带着孩子在苏州生活。”太久远的事我不敢想了，我只能看眼前，没法顾未来。”

孩子能否有爸爸，还是未知数

薇薇(化名);怀孕4个月;不知道孩子父亲是否会离开

离婚中的两人走在了一起

谈起还有5个多月就要出生的宝宝，“薇薇”(化名)既充满期待，又满心惶恐。“我们这群人，最需要强大的心理和经济承受能力，这恰恰是我们没有的。”

薇薇是扬州人，今年26岁，几年前从老家来到苏州一家私企工作。得知怀孕的消息后，老板二话不说，立即炒了她的鱿鱼。对此，薇薇一点没办法反抗，“我本来就没有劳动合同，叫我走，就得走。”理论上说，薇薇还没有离婚，而她的孩子，是苏州另一个大她十几岁的男人的。尽管和两个男人都有瓜葛，但是，肚子里的孩子以后有没有父亲，对薇薇来说，依旧是未知数。

自己过去的经历，薇薇不愿提太多，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，比如她结过婚，但是因为性格等很多原因，两人一年前闹翻了。让她很不满意，“他们家那里的风俗只给6000元，而我们老家那里至少要三万四。”

去年4月，冯倩生下一个可爱的儿子。休整了一年后，两个月前，冯倩找了一份工作，在一个小公司做文员，宝爸帮助父母批发海产品，两人月收入差不多4000元。

“我们还好，毕竟生的是儿子，他爸妈也会贴我们一点。”

刚开始，宝宝比较费钱，大概每个月1000元左右，现在差不多七八百元。“要省就省自己，不会对宝宝省钱的。”冯倩说，现在她每天早上都要去买筒骨炖汤，“炖两个小时左右，就盛汤煮粥给宝宝吃。”

也许是因为当了妈，冯倩明显和其他90后不一样，虽然只是在OO上聊天，但记者明显感觉到她的坚强和独立，“我不从隐瞒没结婚的事实。”冯倩说：“如果这点歧视都受不了，当初就不该生下他。”

爷爷去世都没让她回家

许鑫(化名);28岁;孩子父亲失踪，自己父母不认外孙

每天从冰箱里拿出点冷饭逼着自己吃下去

家住浙江的许鑫(化名)，已经连着3个多月没睡过一趟安稳觉了。每夜孩子一哭起来，她如同耳边掠过轰炸机，“嗡”的一声醒了。然后，便是一系列规定动作：喂奶、哄睡，有时还得换尿布，清洗等等。这样的动作，一晚少则两三次，多则十多次。

许鑫今年28岁，她的儿子刚满3个月。一个人照顾儿子，许鑫用“身心俱焚”形容自己的处境。孩子的父亲，是两年前许鑫在一家网吧做收银员时认识的。两人在一起大半年，许鑫怀孕了。“他当时没逼我打掉，而是说，再攒点钱，和我结婚。”获得了男友的承诺，许鑫放下心来。因为身体不好，发现怀孕一周后，她就辞了职，专心在家安胎。而也就是从那段时间开始，男友回家越来越晚。他解释，自己想多挣点钱，所以又找了份网络的兼职工作，每晚都要去仓库清点货物。“他嘴挺甜的，”许鑫无奈地笑笑，“大概过了4个月吧，有天晚上，他整晚没回来。”许鑫打了一晚的手机，又找到他的朋友、工友，对方的一句话，让她一瞬间跌入谷底，“他不是前天就辞职回老家了吗？”末了，还反问一句，“弟妹你不知道啊。”那是许鑫长这么大，过得最人事不知的一周，每天除了流泪，就是从冰箱里拿出点冷饭，自己逼着自己吃下去，“还有宝宝呢，”她不忍心把他打掉，“他都已经‘认识’我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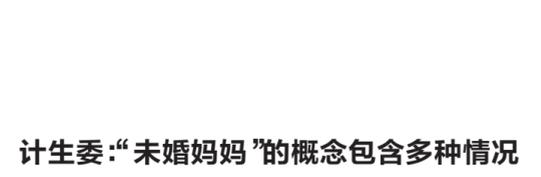
为给宝宝上户口她打算随便找个人就嫁了

本想着等领男友回家谈结婚事宜时，再把怀孕的事告诉父母，如今，许鑫被迫打出了艰难的电话。如她意料中的一样，母亲嚎啕大哭，不愿再谈，而父亲接过电话，沉默良久，“和你肚子里的娃，和我们没关系，我们丢不起那人。”

许鑫原来每月只有一千多工资，没多少存款。“为了省钱，她产检都没做。而因为没有准生证，她甚至想好了，自己在家生。可生产那阵，许鑫实在疼得受不了，最终还是被邻居送去有医院。因为怀孕时天天只吃素菜，有时一頓面包就打发发了，孩子出生后就营养不良，住了一周保温箱才回家。而这近万的费用，她至今还欠着，无力偿还。”

坐月子时，母亲来照顾了13天，就离开了，临走丢了两千块钱，“别告诉我爸钱的事，我早就已经过来的。”因为觉得丢人，就选了一个半月前爷爷去世，父母只是打了个电话告知，坚决不同意她回老家。

“原来关系好的同事，有时会来看看我，我和宝爸偶尔能吃顿好的。”许鑫说，她每天的指望只有两个：儿子的笑容，OO群里妈妈的安慰和鼓励。“没有她们，我早就已经带着宝宝‘走了’。”许鑫说，自从自己怀孕，“众叛亲离”开始，自己的钱，就当孩子没他这个父亲。”薇薇打算万不得已的时候，自己先回老家，探探父母的口风，如果他们同意，就把孩子带回扬州落户；如果不同意，就自己想办法带着孩子在苏州生活。”太久远的事我不敢想了，我只能看眼前，没法顾未来。”



计生委：“未婚妈妈”的概念包含多种情况

“落户需要结婚证、准生证，出生证，我现在一个也没有。”孩子的落户，是薇薇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。薇薇说，据她目前了解，如果在出生证上开“单亲”，只写母亲一方的名字，一方面可以少交点罚款；另一方面，方便她以后单独带着孩子，回自己的户口所在地扬州落户。可是，如果这样，当以后走投无路，上法庭向孩子父亲讨要抚养费时，也就少了一项有力的证据。而如果写两个人的名字，落户时还需要父亲一方的材料，可是，万一父亲一走了之，从此“失踪”，就等于十多次。

许鑫今年28岁，她的儿子刚满3个月。一个人照顾儿子，许鑫用“身心俱焚”形容自己的处境。孩子的父亲，是两年前许鑫在一家网吧做收银员时认识的。两人在一起大半年，许鑫怀孕了。“他当时没逼我打掉，而是说，再攒点钱，和我结婚。”获得了男友的承诺，许鑫放下心来。因为身体不好，发现怀孕一周后，她就辞了职，专心在家安胎。而也就是从那段时间开始，男友回家越来越晚。他解释，自己想多挣点钱，所以又找了份网络的兼职工作，每晚都要去仓库清点货物。“他嘴挺甜的，”许鑫无奈地笑笑，“大概过了4个月吧，有天晚上，他整晚没回来。”许鑫打了一晚的手机，又找到他的朋友、工友，对方的一句话，让她一瞬间跌入谷底，“他不是前天就辞职回老家了吗？”末了，还反问一句，“弟妹你不知道啊。”那是许鑫长这么大，过得最人事不知的一周，每天除了流泪，就是从冰箱里拿出点冷饭，自己逼着自己吃下去，“还有宝宝呢，”她不忍心把他打掉，“他都已经‘认识’我了。”

为给宝宝上户口她打算随便找个人就嫁了

本想着等领男友回家谈结婚事宜时，再把怀孕的事告诉父母，如今，许鑫被迫打出了艰难的电话。如她意料中的一样，母亲嚎啕大哭，不愿再谈，而父亲接过电话，沉默良久，“和你肚子里的娃，和我们没关系，我们丢不起那人。”

许鑫原来每月只有一千多工资，没多少存款。“为了省钱，她产检都没做。而因为没有准生证，她甚至想好了，自己在家生。可生产那阵，许鑫实在疼得受不了，最终还是被邻居送去有医院。因为怀孕时天天只吃素菜，有时一頓面包就打发发了，孩子出生后就营养不良，住了一周保温箱才回家。而这近万的费用，她至今还欠着，无力偿还。”

坐月子时，母亲来照顾了13天，就离开了，临走丢了两千块钱，“别告诉我爸钱的事，我早就已经过来的。”因为觉得丢人，就选了一个半月前爷爷去世，父母只是打了个电话告知，坚决不同意她回老家。

“原来关系好的同事，有时会来看看我，我和宝爸偶尔能吃顿好的。”许鑫说，她每天的指望只有两个：儿子的笑容，OO群里妈妈的安慰和鼓励。“没有她们，我早就已经带着宝宝‘走了’。”许鑫说，自从自己怀孕，“众叛亲离”开始，自己的钱，就当孩子没他这个父亲。”薇薇打算万不得已的时候，自己先回老家，探探父母的口风，如果他们同意，就把孩子带回扬州落户；如果不同意，就自己想办法带着孩子在苏州生活。”太久远的事我不敢想了，我只能看眼前，没法顾未来。”

孩子能否有爸爸，还是未知数

薇薇(化名);怀孕4个月;不知道孩子父亲是否会离开

离婚中的两人走在了一起

谈起还有5个多月就要出生的宝宝，“薇薇”(化名)既充满期待，又满心惶恐。“我们这群人，最需要强大的心理和经济承受能力，这恰恰是我们没有的。”

薇薇是扬州人，今年26岁，几年前从老家来到苏州一家私企工作。得知怀孕的消息后，老板二话不说，立即炒了她的鱿鱼。对此，薇薇一点没办法反抗，“我本来就没有劳动合同，叫我走，就得走。”理论上说，薇薇还没有离婚，而她的孩子，是苏州另一个大她十几岁的男人的。尽管和两个男人都有瓜葛，但是，肚子里的孩子以后有没有父亲，对薇薇来说，依旧是未知数。

自己过去的经历，薇薇不愿提太多，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，比如她结过婚，但是因为性格等很多原因，两人一年前闹翻了。让她很不满意，“他们家那里的风俗只给6000元，而我们老家那里至少要三万四。”

去年4月，冯倩生下一个可爱的儿子。休整了一年后，两个月前，冯倩找了一份工作，在一个小公司做文员，宝爸帮助父母批发海产品，两人月收入差不多4000元。

“我们还好，毕竟生的是儿子，他爸妈也会贴我们一点。”

刚开始，宝宝比较费钱，大概每个月1000元左右，现在差不多七八百元。“要省就省自己，不会对宝宝省钱的。”冯倩说，现在她每天早上都要去买筒骨炖汤，“炖两个小时左右，就盛汤煮粥给宝宝吃。”

也许是因为当了妈，冯倩明显和其他90后不一样，虽然只是在OO上聊天，但记者明显感觉到她的坚强和独立，“我不从隐瞒没结婚的事实。”冯倩说：“如果这点歧视都受不了，当初就不该生下他。”

爷爷去世都没让她回家

许鑫(化名);28岁;孩子父亲失踪，自己父母不认外孙

每天从冰箱里拿出点冷饭逼着自己吃下去

家住浙江的许鑫(化名)，已经连着3个多月没睡过一趟安稳觉了。每夜孩子一哭起来，她如同耳边掠过轰炸机，“嗡”的一声醒了。然后，便是一系列规定动作：喂奶、哄睡，有时还得换尿布，清洗等等。这样的动作，一晚少则两三次，多则十多次。

许鑫今年28岁，她的儿子刚满3个月。一个人照顾儿子，许鑫用“身心俱焚”形容自己的处境。孩子的父亲，是两年前许鑫在一家网吧做收银员时认识的。两人在一起大半年，许鑫怀孕了。“他当时没逼我打掉，而是说，再攒点钱，和我结婚。”获得了男友的承诺，许鑫放下心来。因为身体不好，发现怀孕一周后，她就辞了职，专心在家安胎。而也就是从那段时间开始，男友回家越来越晚。他解释，自己想多挣点钱，所以又找了份网络的兼职工作，每晚都要去仓库清点货物。“他嘴挺甜的，”许鑫无奈地笑笑，“大概过了4个月吧，有天晚上，他整晚没回来。”许鑫打了一晚的手机，又找到他的朋友、工友，对方的一句话，让她一瞬间跌入谷底，“他不是前天就辞职回老家了吗？”末了，还反问一句，“弟妹你不知道啊。”那是许鑫长这么大，过得最人事不知的一周，每天除了流泪，就是从冰箱里拿出点冷饭，自己逼着自己吃下去，“还有宝宝呢，”她不忍心把他打掉，“他都已经‘认识’我了。”

为给宝宝上户口她打算随便找个人就嫁了

本想着等领男友回家谈结婚事宜时，再把怀孕的事告诉父母，如今，许鑫被迫打出了艰难的电话。如她意料中的一样，母亲嚎啕大哭，不愿再谈，而父亲接过电话，沉默良久，“和你肚子里的娃，和我们没关系，我们丢不起那人。”

许鑫原来每月只有一千多工资，没多少存款。“为了省钱，她产检都没做。而因为没有准生证，她甚至想好了，自己在家生。可生产那阵，许鑫实在疼得受不了，最终还是被邻居送去有医院。因为怀孕时天天只吃素菜，有时一頓面包就打发发了，孩子出生后就营养不良，住了一周保温箱才回家。而这近万的费用，她至今还欠着，无力偿还。”

坐月子时，母亲来照顾了13天，就离开了，临走丢了两千块钱，“别告诉我爸钱的事，我早就已经过来的。”因为觉得丢人，就选了一个半月前爷爷去世，父母只是打了个电话告知，坚决不同意她回老家。

“原来关系好的同事，有时会来看看我，我和宝爸偶尔能吃顿好的。”许鑫说，她每天的指望只有两个：儿子的笑容，OO群里妈妈的安慰和鼓励。“没有她们，我早就已经带着宝宝‘走了’。”许鑫说，自从自己怀孕，“众叛亲离”开始，自己的钱，就当孩子没他这个父亲。”薇薇打算万不得已的时候，自己先回老家，探探父母的口风，如果他们同意，就把孩子带回扬州落户；如果不同意，就自己想办法带着孩子在苏州生活。”太久远的事我不敢想了，我只能看眼前，没法顾未来。”